

编者按：

在春节的年味里，总是少不了浓郁的书香味儿，让人们浸润于文字的世界，汲取智慧、滋养心灵。在未散的年味与书香味儿中，本版邀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汤素兰撰文，讲述他们在春节期间有关阅读的故事。

评序 专栏

春天里的阅读

高洪波

龙年的春节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来到了我们中间，春节的活动热闹、欢乐、喧嚣，但最重要的是可以有休闲的时间进行阅读。我想谈谈阅读中的几本书——《一匹狼的江湖》《月光蟋蟀》《复活的路遥》，这三本书作者不同、风格各异，但在龙年的春节里齐齐来到我的案头。

读《一匹狼的江湖》时，作者李微漪让我看到了一个对大自然、对动物、对狼这样一种特殊动物从心灵世界到生存状态的巧妙表达。她曾经写过长篇纪实小说《重返狼群》，而这本转换了叙述的视角，以她所救助的小狼格林的口吻写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作品既具有现实主义成分，又以独特的角度和饱满的力度描绘了一头与人共生的小狼的狼心、狼性和狼道。

这可以看作是一部少年狼的成长小说，虽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动物小说，但也不是拟人的童话。这本书具有纪实文学形象和生活原型，并且曾拍摄过纪录片，一度引起过轰动。这本书更换了视角，成为一部以时间为经、以经历为纬的动物自传。我们可以感受到画家出身的李微漪对小狼格林浓得化不开的爱，她在春天里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关于狼的生命寓言，同时有大量真实照片和拟人化叙事，因此《一匹狼的江湖》让我看得乐不可支。全书具有作者特有的川人幽默，将瓜子娃小狼格林与人物、动物以及它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里的成长，进行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所

以在看《一匹狼的江湖》里我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阅读愉快。

另一本书是我的上海诗友赵丽宏所写的一部纯粹的童话《月光蟋蟀》。装帧精美，故事精彩，书的封面上写着：“我在月光下歌唱。我是自由的精灵。”赵丽宏以两只蟋蟀玉顶和铁头为描写的主要对象，用“天下第一虫”这座石碑上蟋蟀们的音乐会开场，继而写出了蟋蟀部落纷纭复杂而又有趣的虫生。它们尽情地月光下歌唱，又不得不投入以命相搏的人类喜爱的运动——斗蟋蟀，最后两只主人公玉顶和铁头虽然被迫进行生死搏斗，但是它们有蟋蟀种族之间的默契，最后两只主人公双双逃离了人们给它们设定的角斗场回到了田野，并且在一只小壁虎灰灰的帮助下成功逃脱。这只小壁虎让我想起了外国著名童话《夏洛的网》，那是一只小猪被一只蜘蛛救助的故事，作者通过双线运行的写作方式巧妙地将人类世界与牧场世界进行对接，最后蜘蛛夏洛用织出的网文救助了小猪。而《月光蟋蟀》里小壁虎用尾巴蘸了墨汁，写出了“回家”两个字，启发了蟋蟀的主人，最后把受伤的玉顶送回了田野，在凄美中有一种人性的光辉。赵丽宏在这部给孩子写的童话中充分展示了诗人描写情景和情感的功力，语言纯粹而透明，诗意盎然。而斗蟋蟀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极其著名的活动。蒲松龄也写过类似的故事，这些都为《月光蟋蟀》的故事结构构筑了宏大的文化背景，因此《月光蟋蟀》让每个曾经斗过蟋蟀的孩子回到童年，你会感到自己幻化成一只鸣唱的蟋蟀和昆虫们在进行着内心交

流，同时拥有自己在昆虫世界里的喜怒哀乐，还有一个属于小小昆虫的那些欢乐、忧伤和向往。赵丽宏在近年间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他的儿童小说《手足琴》之后又让我们看到了这本闪耀着诗意光芒的长篇童话《月光蟋蟀》，我为他高兴。

另一本书来自大西北的陕西，作者是诗人尚飞鹏，我多年的诗友。他是诗人、作家、小提琴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不久前他突然发来短信，索要我的地址，要寄一本他的新书《复活的路遥》。

路遥，一位写过《平凡的世界》《人生》等著名作品的小说家，也是尚飞鹏多年的好友。尚飞鹏把自己对路遥的了解、从路遥的人生到路遥灵魂的雕塑等在书中次第展开。这本书浸透了一位陕西诗人对小说家路遥的浓厚亲情、友情和深刻了解。尚飞鹏是8集纪录片《路遥》解说词的作者，解说词本身就是诗意浓郁的好文章，也收在了这本书中。

我看到尚飞鹏在后记中写到了与路遥的交往以及对路遥的感念之情，他曾为路遥写过一首长诗，并在本书最后一章用《留取丹心汗汗青》评论了刘尚海为路遥写的长诗《脊梁潮涌的热泪潇潇浮起·瞭望路遥心灵世界的天窗之光》。在长诗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路遥 一个像风一样的名字/漫步在山色空蒙雨雨澄清的巅峰岭/风在遥远东方故园中从飘红袖/空谷幽远 云雾山峦/风吹过往日时光 日月轮回/嗚声又起 等风来 等你走来……”

英年早逝的路遥，他的生活和创作状态以及人生如谜一般吸引着读者。而这本《复活的路遥》，由于尚飞鹏与路遥特殊的友谊，所以内涵丰富，堪称三十年磨一剑，是路遥研究者与文学爱好者不可不读的作品。书中分为四辑，即复活的路遥、路遥的人生、我给路遥说和灵魂的雕塑。应该说每一辑每一篇都浸透了尚飞鹏对他的好友和文友路遥的理解和怀念。在龙年的春节，路遥在尚飞鹏寄来的这本书中复活起来，也站立了起来。

春节既是欢乐的节日，也是阅读和欣赏文学艺术的好时光。因此，我愿意与朋友们分享这三本书。读书让文字引领我们走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的思想更丰富更深刻。书籍是引导人类进步的阶梯，说这话的，是我们遥远而又亲近的苏联作家高尔基。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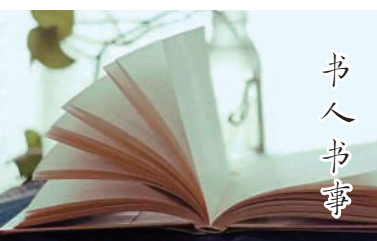
书人 书事

『漫山遍野，皆可是我』

任美康

前一阵在上海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此奖数年来的惯例，为方便交流，活动后都会安排集体出游。年轻游伴看我暮气甚重，便以为老汉满腹经纶，希望推荐书目。我其实只在十六七岁、十八九岁，学校停课、下乡插队，以及上大学的几年，囫圇吞枣地读过一点书。后来数十载，都是买得多读得少，以致大半辈子，也未能成为合格的一介书生。10多岁时迷恋鲁迅，他说不为青年人开列所谓“必读书单”。我自小懒散，对“必读”“必做”“必信”之类本就敷衍，从此更将鲁迅所言奉为圣旨，远离书单，年轻时不问人讨要，到老了也不给人开列。但我终归肤浅，时露好为人师的原形。看到有朋友读书上瘾，又似乎读错，便会冲动地给人建议（仍旧没有书单），以个人爱好，划出一段“现代文学”的岁月范畴。

我其实自有心得，检视20世纪前半叶，新旧文化的抵触与交融，从五四时期到上世纪40年代，镌刻着划时代历程。其时留存下来的文学遗产，无不历经若干轮淘洗。这些瑰宝，显然会有一长串书目。它们留给文学的感染与滋养，一定会长存于世。我有一截金丝楠木，让木匠做成书档，又想了两句口水话，请人刻上去：你只有读，你才会写；你只有写，你才会读。可以解释为，读熟了划定时段里的精粹，你大约就会写了；当你写出一些令人会心的文字，便也就学会了如何在阅读中辨别浮语虚辞。如此，无论登载劣质文章的刊物有多显赫、作者的名头有多响亮，你读几段，甚至耐着性子再读几段，只要看出句子平铺直叙，或者故作新意，或者同一个字眼近距离反复撞见，或者词不达意，或者“的”“地”“得”不加推敲，或者“的”“了”频繁亮相……尽管都是“小毛病”，但你完全



书人 书事

书苑 随笔

父亲去世后，我将母亲接来身边生活，如今小半年了。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后来上大学，十五六岁就离开了家，我与母亲真正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我在城里住的是高层楼房，电梯入户，搬来五六年了，旁边的邻居长什么样，姓甚名谁，还一无所知。我平时工作又忙，母亲来到身边，我每天上班去了，偌大的房子里就剩她一个人，怎么办？于是，把母亲接来的第二天，我就带她到楼下的院子里，告诉她哪里有人跳广场舞，她可以每天一起去跳，母亲一边听我说，一边摇头。

因为去健身房锻炼既需要时间又费钱，我下载了几套健身操，每天早晨起床后便在房间里跳，以达到自己锻炼的目的。有一天早晨，母亲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跳，这让我欣喜不已。于是，我为她专门准备了一个平板，下载了适合老年人跳的健身操，教她如何使用平板，如何选择自己喜欢跳的操。刚开始，母亲乱按按键，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把平板按锁死，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她就像小学生闯了祸，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我便每次都耐心地教她，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慢慢学会了使用平板，开始了每天有规律地锻炼。只不过因为母亲毕竟年事已高，听觉不是很灵敏，平板的声音调得比较大她才能跟上口令，我也习惯了工作的时候关上书房门。

一个周末，我在书房工作了一会儿，想带母亲出门散散步。“妈，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出门去好不好？”我向客厅呼唤母亲。然而家里安安静静，没有熟悉的抑扬顿挫“一二三四”的口令声，也没有母亲的回应。

我感到奇怪，连忙从书房起身来看，走到客厅发现母亲正戴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书，正是放在客厅书架上的我的作品。

我写作30多年，出版了大大小小几十本书，以前母亲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书。没有想到母亲跟我住之后，开始从书架上拿我写的

书读。母亲读完一本，又读一本。但她只是读，并不评价，也不说什么。

有一天，我问母亲：“妈，我的书写得怎么样？”“写得挺好。”母亲说。“哪里写得好？”我又问。“你把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讲得好。”母亲说。

我问她：“我怎么以前没有看你读过书？”“以前哪里有书读呢？”母亲说，“后来嘛，我只要拿起一本书，你爹就非要拿过去看个究竟，我根本没有办法读书。”

看着坐在沙发上埋头读书的母亲，我依稀想起曾听母亲说过，她未出嫁前，曾当过大队的会计。出嫁以后，迫于生计，就再也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书可读了。到了晚年，家里有了书，但父亲像个小孩子，只要母亲拿起一本书，父亲就会从她的手中拿过去非看个究竟不可，母亲也就让着他了。

眼看着书架上我写的书都被母亲读完了。有一天，我递给母亲一本《安徒生童话全集》：“妈，你读书读得太快了，我根本写不过来呢。给你一本厚书，你慢慢读。”

母亲戴上老花眼镜，开始读《安徒生童话全集》。

我问母亲：“安徒生的童话写得好好不好？”“写得挺好。”母亲说。

“写得比我好吧？”我说。“嗯。”母亲点头，接着，母亲又说：“你也写得好。”

如今，母亲开始了自己规律而充实的生活。早上起来跳跳锻炼，上午读两小时书，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再读书或者追剧，晚上看看电视，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母亲的身体其实并不好，被慢性支气管炎折磨了几十年，因为家族遗传的高血压，从40多岁起就每天吃降压药，其间还中过三次风。亲戚们都以为母亲会比父亲走得早，没想到，母亲却比父亲“经得熬”。

陪母亲读书

汤素兰

母亲的“经得熬”，跟她的生活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她把自己的病叫“养身病”，因为有病，母亲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在寒风未起之际便添衣服，从不忘吃降压药。如今，她又用读书和锻炼来充实自己。她尽快地适应生活与环境，而不是让生活和环境来适应她。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



书苑 随笔

艺界 有声

让幸福“飞”起来

王杰

2024年的央视春晚作为庆祝新春的文化盛宴，备受瞩目。春晚总导演说努力做一场让全国人民喜爱的“年夜饭”，努力做到让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口味”都喜欢，从现象上讲，这一点是做到了。我母亲90岁高龄，兴致勃勃地看完了春晚的全部节目。在我看来，2024年春晚将其所应具有的文化认同作用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表现出来，在基本的美学观念和众多的艺术手法上都有很大创新。同时它还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中华民族的审美认同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全民族的审美仪式，春晚不仅要做到全国人民都喜闻乐见，而且要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相一致，也就是说，应该在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中把社会和民族的“希望”用艺术表演的形式呈现传达出来。在我看来，今年春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歌与舞在形式和内容上紧密结合，通过创造性地“激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基因，把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呈现出来，例如舞蹈《鹤鹤鹤》。这个舞蹈作品

把中国唐诗《咏鹅》与俄罗斯音乐作品《天鹅湖》相结合，通过一群天真可爱的儿童的表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现代文化相结合，既连接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的深层文化记忆，又与现代美感高度契合，使观众在十分高雅又充满天真烂漫的审美经验中感受到历史进步的逻辑力量，实现了在审美欣赏活动中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

与以往春晚不同的是，它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美学特点，歌舞、戏曲、武术、杂技甚至相声和小品等作品中都弥漫着一股美丽但充满风骨的阳刚之气。这是不同于西方文明悲剧性文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式，它是勇敢的、自信的、阳刚的，而且在形式上是符合“美的规律”的，特别重要的是，它不是与破坏或毁灭相联系，而是与青春和希望相联系，这是这场春晚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仪式的作用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通过文化认同机制形成具有强大力量的共同体。2024年春晚让人们感到振奋、鼓舞、自信和快乐，这种审美感知让幸福在艺术中得到实现，让幸福“飞”起来。



2024年央视春晚作品《鹤鹤鹤》

艺苑 笔谈

文化的力量

申占华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中华文化的力量，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中华文化既是沧桑的过去，也是繁荣的现在，更是璀璨的未来。学习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创新的过程。

泱泱大中华，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产生了瑰丽多姿、无比灿烂的文化。阳明心学就是这浩瀚文化海洋中的一朵绚丽花朵。500多年来，历经朝代更替、世事变迁，阳明心学依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今天读起来依然十分亲切、打动人们的心弦，对于当今仍然具有许多重

要的启迪意义。

阳明心学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太阳给了地球能量，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人世间还有另一种能量，就是拥有良知的那颗心。阳明心学正是让人恢复正能量的心灵哲学。它唤醒了人们内心的良知并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心灯亮则有德，心灯亮则有路，心灯亮则有品。

阳明心学是一架沟通世界文明的桥梁。阳明心学不仅对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影响也非常大。王阳明学说跨越国界引起人们共鸣，推动了中华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友谊，足以说明阳明心学的可贵和强大生命力。物质的力量是强大的，

但精神的反作用力也是物质力量所不可替代的。阳明心学是强大人们内心世界的宝贵精神资源。

阳明心学与人的思想修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要传承，又要创新；既要学好，又要用好。这就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的力量，真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力量。



艺苑 笔谈